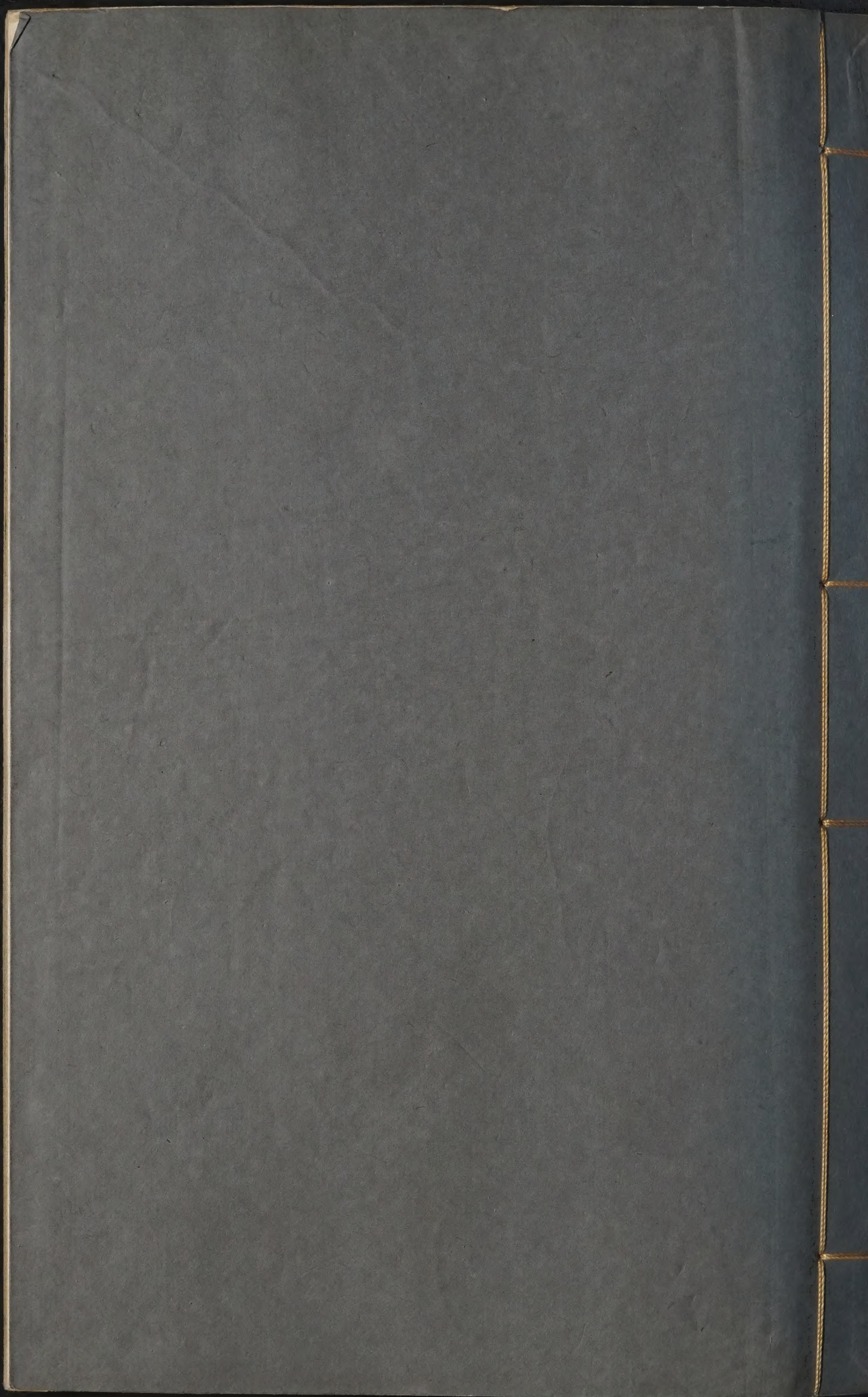


王文恪公全集

霍渭先生集序

文敏公昭代偉人也其文

章著撰則千秋宗匠也

集不傳來非而誦之讀

長而合芝品取參裁天
祿生以立意之以成終
飛之鴻草號而挽翔舉
游之濱師以難進易退

之聲望之之何今且處

典之之集纂以經典之之學理

典之之淵貫穿天人物理

今古之之手腕嬌〻辭

金石可泐大業不朽矣

雖字從風節在

號為文章在海西即

學海中人根之基本矣

山之藏金銅蓋窺如私
筆八股之挑閒閒之代
士之英其最蘇而盡其實
者迄今如雨後蝦仙里

云山川奇麗秀意

之家恒為錦文表用其

原本之以相發精靈

以韵律書之以謹扶爽

之清淵擭巨浸之洪波

吞吐日月噓吸江澤亘代

雖生夫魚網然也哉

雖象筌尾游鄉具

匯之汪洋爛而為雲煙蔚
而為波濤藏而為文瀾錦
源焉若飛不嘹嚎之解澌
又十二峰之森峙結靄閣

儼仙圖恍惚不可窮詰在
奇古絕異之寓筆床茶
竈乎其間也以此與諸後
人擬之三槐遺久遺茂為

圖書生面從書家字思覓

耶曾孫遵老氏纔出継

與拂衣高卧小家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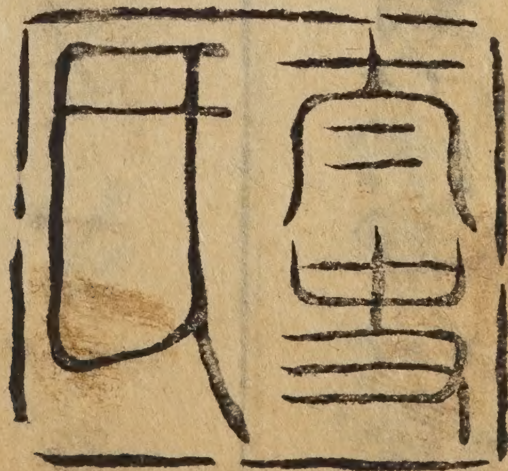
淵源後先合轍己丑之後

予幸劇負以騖得仰慕
白社鵑音之據漬之風之
令們至音之背也以之
號興則合璧以之嗣響

則連珠花法壹氣樣
朱白雲樹而擇之以之
賢齋可謂善乎闡揚
光緒乙巳　王公範自記

莫二家七葉之中人之要
集以今方古夫何濟
焉

雲間後學葉其昭識

敍文恪公集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

學力二也才格三也

以人品者人爲世重

者也以學力著學爲
世師者也以才格者
文由才奇者也世之
文由才傳者吾見之

矣合才與學者我未
之見也合才與學蓋
有之矣合人品與學
與才吾始未之見也

故曰文之傳也人品

也學力也才格也三

者具焉上也二具焉

次也一焉又次也守

谿先生早秊詞氣如
風檣駕濤如逸驥馳
埜如銀河洭溟如長
虹橫漢如列鈌劃雲

如駛颶之嘯六合可
謂雄矣晚年脫枝落
英尚淡崇質大美不
和大烹不割玄酒不

麴大音不絃古鐘石
磬俚耳不諧葢雄而
古者也故曰公文可
傳也才格也一也先

生早學於蘇晩學於
韓折衷於程朱是故
觀怒愳箴知公於心
學力矣觀慈湖記知

公於異端辯矣觀昭
穆對觀
尊親議知公於
天倫明矣觀教太子知公

愼天下大本矣觀講

學觀親政觀邊事議

知公康濟之懷矣觀

歷代官制知公考古

變通之識矣觀諸序

記觀諸柬書觀諸碑

銘觀諸詩詞知公黜

浮崇古之大略矣是

可傳矣故曰公文可傳也學力也二也公於壽寧侯舊也壽寧侯戚畹

椒宮大臣無耻者趨焉

公自壽寧顯後不通

字姓君子曰公之介

也

武皇帝時璫權橫赫無耻
者趨焉公决去人曰
去則忤璫或怒不測
公曰吾不得吾職則

去禍福奚虞焉天下
乃知有大臣之烈故
公之出也人曰瑞麐
威鳳之游也公仕也

人曰景星卿雲之見
也公歸也人曰雪冬
柏松之秀也公没也
人曰夏鼎周彝之藏

也公也無忝名臣也
已故曰公文可傳也
人品也三也又曰才
格也學力也人品也

胥賴以成者也三善
有一焉猶可名世況
於公具焉或曰公在
孔門如何渭厓子曰

公若及孔門空列游
夏之間性善之對則
式孟氏人心道心之
論空式程朱

嘉靖十五年丙申秋
八月望後十日南京
禮部尚書前吏部左
侍郎詹事府詹事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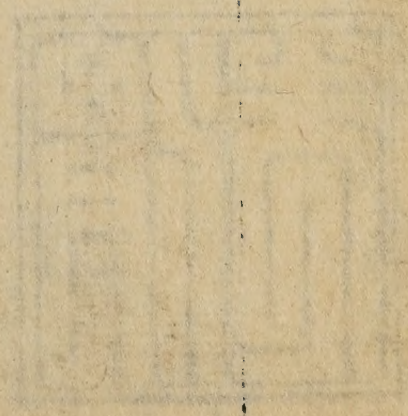
翰林院學士南海霍

韜渭先書









震澤王文恪公集敘

文章經國之大業乃說
者謂隨世汙隆何哉夫
同此寸管耳名世操之
財成輔相取之有餘一落

詞人五指便成小技雖要
爲世轉而不能轉世於
時無補奚以文爲夫子
有云文不在茲乎蓋必
有真人品而後有大文

章皇風雖降王特屈
我作述之功可以挽回
文武非空言已也明興
以文取士聖聖相承帝
臣王佐應運踵興迨乎

成弘如日中天而
康陵御宇時局更變世運
文風污隆之一會吳
郡文恪王先生生際其
時文章推為　明朝第

一自叢解而魁南宮以至
鼎甲歷仕
憲孝武三朝優游著作之庭
不離文陛躋禁大拜與
楊李諸公同心寅亮天下

莫不延頸舉趾想望太
平而撥廓棄幪氛然
遠引相業之高亦爲
明朝第一以真人品攄大
文章在朝在野後先一轍

游神意象之先其標意見緣則人挹蠙珠家探驪頷而參鳥互友又如宮商叶著鸞鳳和鳴盛矣豈非近代作者之雄長耶以今讀

其詩想見其清風逸韻康
幾應下諸大夫之遺焉夫
應下諸公至今名噪甚而鉅
邸偶爾詠篇尤篤集中寵
見交非才神之江獨至而意

學之江越名勝乎余讀遵
考釋合近作則舒之道
亡之西泉六朝爲總蓋其
休沐之暇冥心言語得之
幾遷居多年諸矣方彙

涇縣可以爲趨以述明瀾色

洒葉更自有字絕佳時去

手扶而下譚明大家秘爲語

米子歷一指獨余也悅仰

余昔蓋不勝瀾河之感云

冞去國高標百年猶昨廉
頑起懦人人奮興況先生之
後家學淵源王馬誰貴何
雜微麄壽執蓋具品同
故其文同九原可作當令

之世舍先生祖孫吾誰與
歸蓋子輿云誦其詩讀
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論其世也予論世至
武宗而重先生之爲人重先生

之為人而固重先生之詩
若文人存此解方可謂之
善誦善讀不然經國大業
奚而等之小技雕虫為世轉
而不能轉世非刻以嘉惠

後世意矣

吳興後學朱國禎撰





讀王文時邵二泉徐子
明代制舉爭重先輩之文
最盛而守昌黎以及秦漢
尤開闢一體裁截朕振起

士弟子者逮後王李等七
奉爲典型繼起壇坫中原
或尚也肰士如狂而先生
制耔傳而弗講已迄今茬

詞者雖同恪公集序
容諸君子[illegible]惟成弘間號
以爲規模溪王文恪先生
雄偉俊潔代凡海內業博

一代之衰無不誦法其言子握鉛槧終明之世莫之走儒生學世皆知先生以之文竟置鮮有舉其古文

將二百餘年卒未有崇先
生文駕七子而上之者甚
矣世之矜耳而賤目也昔
歐陽永叔讀李翺文置書

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
躬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
又恨予不得生躬時與躬
上下其論余於先生亦云

先生爲文簡而遠質而古
所謂撥去其華得其本根
非儷花鬭葉者比故往〻
以少勝人之多以淡勝人

之濃蓋上苞宋潛溪諸公渾噩之氣下開震川遵巖諸公簡嚴之法卽謂先生爲唐之韓愈誰曰不宜抑

陽明子之言曰王公所深
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
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
說以微見其槪使後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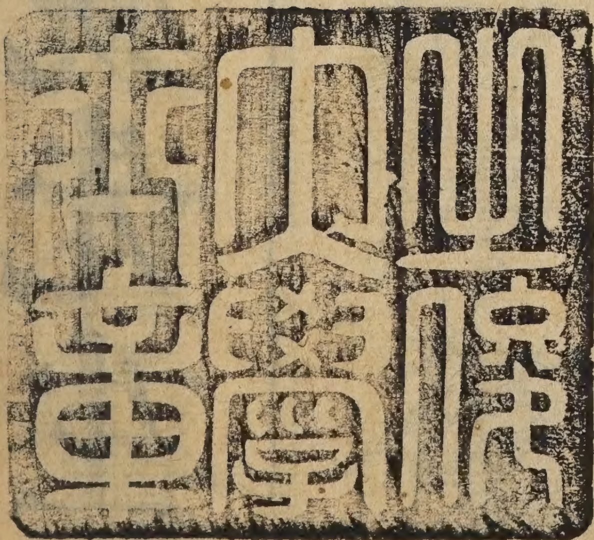
求公者以是觀之朕則先
生之文乃見性之文也而
又烏得不貴乎嗚呼後進
之士有志於古文者愼毋

矜耳而賤目其視先生以
為法可也
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中和殿內秘書院大學

士加一級同里後學金之

俊謹序





明史本傳

王鏊字濟之吳人父琬光化知縣鏊年十六隨父讀書國子監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奇之稱為天下士成化十年鄉試明年會試俱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杜門讀書避遠權勢弘治初遷侍講學士充講官中貴李廣導帝遊西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為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壽寧侯張巒故與鏊有連及巒貴鏊絕不與通東宮出閣大臣請選正人為宮僚鏊以本官

兼諭德尋轉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嘗奏陳邊計略言昨火篩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寧而緣邊諸將皆嬰城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竊謂今日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往往令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兵不進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日懈士氣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奮乾剛時召大臣咨詢邊將勇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主將之權起致仕尚書秦紘為總制節制諸邊提

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遥為聲援厚恤沿邊死事之家名募邊方驍勇之士用間以擕其部曲分兵掩擊出奇制勝冦必不敢長驅深入從之又言宜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為高脫去謏聞之陋時不能用尋以父憂歸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與韓文諸大臣請誅劉瑾等八黨俄瑾入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内閣止李東陽一人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鰲

瑾廹公論命以本官兼學士與芳同入內閣踰月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景帝汪后薨疑其禮鏊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乃命輟朝致祭如制憲宗廢后吳氏之喪瑾議欲焚之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從之尚寶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幾死鏊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李東陽亦力救璿等得遣戍瑾銜尚書韓文必欲殺之又欲以他事中健遷鏊前後力救得免或惡

楊一清於瑾謂築邊墻糜費鏊爭曰一清為國修邊安得以功為罪瑾怒劉大夏逮至京欲坐以激變罪死鏊爭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變時中外大權悉歸瑾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而芳專婾阿瑾横弥甚禍流縉紳鏊不能救力求去四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有司給廩隸咸如故事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世宗即位遣行人存問鏊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帝優詔報聞官一子中書舍人嘉靖三年復詔有司存問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謚

文恪鳌博學有識鑒文章爾雅議論明暢晚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也少善制舉義後數典鄉試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弘正間文體爲一變

名公筆記

乞懷恤蹤　　大中丞吳廷舉

某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卧望重東山震
澤波澄名崇北海

跋　　東岡施鳳

公文章冠天下每一義出壓倒元白或以問子
子應之曰莫釐諸峯總七十二參差瑩碧出沒
于三萬六千頃翠浪間此天地之真文章也公

蘊諸性靈溥慱淵泉而時出之前無古後無今
夫何忸耶然公賦豐而廉承之留不盡以還造物
鼎鼐重位棄若敝屣駛電之才斂而驟中準繩
是豈可與淺鮮者道哉每風日晴勝杖策過予
草堂分題倡和無殊何氏園林予嘗作亭遲之
顏曰欵相矍然不自居改為來賢則意念何如
也野人不知公相業以文章徽之窺見一斑在
山林而使

朝廷增重真古之所謂社稷臣矣偶讀公集漫
識之

跋　　　　　　　　林屋蔡　羽

巍巍廟堂坐而論道不亦尊且顯乎無所於樂
顧獨朝和東山暮悶西嶺于于然而不忍去百
官有司龜金組玉柳首巽氣止下風而不敢進
不亦貴且重乎無所于愛顧獨携布素之士由
由然而不能舍噫此衆人之論自以為知先生

而羽則以爲未也夫國有大疑非得鉅公偉人無以釋天下之憂先生固心乎時政而能借遣於山水也百官有司止下風而不敢進勢也分也草茅賤夫得以涵其形迹道與義也故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

題聯句　　石田沈周

兄弟本同氣同聲有此詩長公先作倡幼婦妙聯辭謝氏池塘夢盤城風雨時湖山照雙璧光

價兩爭奇

跋聯句　大宗伯吳寬

守溪翁着作甚夥予讀之靡不賞心令觀其兄弟倡和諸篇復不勝嘆羨何讓謝氏西堂哉

待漏像賛　大中丞徐源

噫予嘗觀斯像而知斯人也早以文學冠科場而游躋三孤入臺閣終以憂畏脫讒倭而竟居九峯為山人方其雞鳴而趍晨光未熹漏鼓将

絕入告嘉謨汲汲趨庭者堯舜其君之心之身也既而羸豕蹢躅國是日非不暇睆冕雲山烟水望望江湖者節介如石之心之為也於戲不盡柄用而有餘遺古之君子文稱在後世豈嘗無同于斯人者耶

跋詩稿　　主事楊循吉

太子諭德王公昔為士時文章已彰海內余方少望之若麟鳳然不可得而迩也未幾連取兩

元以進士及第高步詞林天下猶以為不冠啟榜為歎余之叨科甲也場屋之文皆露取膏馥以自利焉爾後遂登公堂得納為友南宮再忝元辱知待朝夕之情雖謂之外兄弟可也然余讀公之詩每有山林之懷計其得矣如蒼生何此則非吾所敢贊也吟筒往来千里一日請以此意沮之

贊　　京兆門人祝允明

宇宙之内理之與事咸有其至者而各有所居居之者咸得而其功成其績與不然者反之曷為理之至也聖賢之道也王佐之才也中正之德也天人之學也曷為事之至也丞弼之位也霖揖之任也樞軸之權也登平之業也若是者皆具則居之咸得者也上而皋夔稷契伊傅周召次而蕭曹房杜韓范之徒是也其功成其績與千古一時也而今其時矣先生其人矣自總

人觀之曰賢升而世泰位尊而道行自智者燭
之則大有非易〻者何皇天之萃是至理與事
俾先生一人咸得之而當今日之時也意者有
所倚託馮藉將以旋乾轉坤爲我
皇明翊無疆丕基俾伊周無專美者與天道洞
穆草茆之類非所敢知而先生其格于是矣則
門人小子亦從衆抃蹈而已引頸延佇日誦
聖政之維新先生相業之巍赫萬邦蒙賴而門

墻竊光感戴欣幸自信恒品何能既言

壽詩　　　　解元門人唐寅

綠簑烟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

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

跋　　　　太史門人文徵明

初李廣滑幸于上朝士或附麗取寵廣敗贓賄

狼藉大臣多被點污惟公絕無一跡壽寧侯貧

賤時與公有連比貴方憑藉用事勢傾中外公

絶不與通歲時問遺亦輒麾去或者以爲過公曰昔若某攀附昭德吾竊耻之乃今自蹈之耶益公入朝至是三十餘年砥節履方不少骫骳一時士論翕然向之公之學本欲見之行事屬以記載爲職周旋于文詞翰墨未嘗兵民錢穀之寄時或因事一見而其高才博學自有不可得而揜者弘治末上備邊八議正德初論時政四事令

上登極進講學勤政二篇其他所著如國猷如食貨如擬臯言如教太子皆卓然經世遠圖惜乎不究厥用晚雖邂逅一奮而適丁時艱正言危行幾以身殉及今

聖天子圖治方切求賢如不及而公則既老而逝矣嗚呼真天不欲斯道之行耶彼有隱忍以就功名者君子恥之然自今日觀之果孰多少哉嗚呼人臣之義要當出於正也

贊　給諫門人陸粲

穆〻文恪履貞涵醇靖共
三朝貴而能貧粲自垂髫始誦公文越十五年
乃登公門公本天人游戲域中諸所紛麗莫嬰
其衷而獨愛才饑渴飲食聞人有能若自己出
顧我譾劣辱公之知待以國士千載是期公于
斯道篤學躬行不立門户渾然天成發為文章
金聲玉色晚益臻妙居然古則刋落華縟獨造

本原取材左漢規摹王韓六藉之餘九流百氏
浩如烟溟不見津涘公鉤其玄發矢破的考古
辨疑忘食與息我效其愚公曰起予不蹈故常
爾見卓殊故事舊章朝野罕習傳聞異辭講舛
踵襲公核其實引繩貫珠纂勒成編淡墨細書
我獻所聞公曰有徵士貴識務不惟專經在昔
昌黎殷勤籍湜我非其人敢忘公德聞公屬疾
往候榻前猶為申眉諄諄誨言日俟康寧杖屨

隨逐木壞山頹百身何贖

贊　　大學士顧鼎臣

惟公道德潤身文章華國此固天下所共仰也
登相不遠夫
孝皇全盛之日而功業竟阻于奄壬狂悖之秋此天下所共恤也若鼎臣所慨則不止是吾少也聞公居鄉壯也見公立
朝中有確然不可易之守外有毅然不可犯之

色及其汲引成就又有惻然不能自已之情此興禮樂致太平之具也自時厥后士大夫奪于利害以脂韋淟涊相習尚一已之外他無營爲便娟機警若俳優牙儈外布和美中含鷙害阿疾排擯無所不至前輩質直長厚之風掃地盡矣此公之所以一去不復用而可爲天下慟者也嗚呼公逝矣不可復作矣吾將安歸

贊　　大中丞門人王守

先生煥龍文之邑郊以享
上帝殘膏剩馥霑飫云亭一經指點莫不高翔
横經授業于門墻者與應寧楊公中分魯至如
桐品之貴雙提而論文襄瞠乎後矣守侍函丈
最久辱陶冶最深晚厠臺中惟先生亮節是儀
退而歸田惟先生清風是式經師人師取法無
窮乃世徃徃以未竟其用為先生惜是豈知先
生者哉

壽詩　　太學門人王寵

淮海維揚藪具區咸池靈氣哲人俱題輿八座
璣衡轉端委　三朝日月扶志決皋夔勤袞
職學宗姬姒衍文謨石渠金馬從容地玉几馮
虛　聖眷殊

傳　　新建伯王守仁

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
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

為童子至于耆耋自
廟朝下逮閭巷至于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
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
者所謂福壽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
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婿徐學士子容皆
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
雄偉俊潔体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淂法于孟
子論辨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

書法清勁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為知言陽明
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
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
求公者以是觀之

吳中先賢讚　　侍御劉鳳

今海內業博士弟子者皆誦法守溪王公言嗚
呼亦知之淺矣王新建乃獨取其論性書謂有
所發明要之于學蓋沉博值弘德間文藝與學

士大夫嗟嗟流風聲群士由之獲譽聞能爲後
進推轂人遂傾心爲堂徒以仕望爲多

墓銘　　　　　　　　　大宗伯邵寶

明至中葉道與時升君子觀國人爲是徵哉求
其人
憲孝之世偉哉王公植哉元氣公有忠義文章
以宣成化制策弘治經莚在正德初少宰入輔
彼究濟姦公心獨善先是伏

閱借二三臣請勑未許猶國以身公如砥柱百撼靡動平生二箴況也自誦豈無加秩少傅尚書真裕未足伊任有餘時方倚公公去則亟僉曰貞哉亦有殊錫公在廟堂畀實棟隆公在山林斗揭岳崇公既老矣猶望其起公亦壽矣而祝未已震澤萬頃莫鼇千尋英靈還止山高水深

狀

侍讀壻徐縉

公性沉靜寡言咲與人交簡而嚴自不敢干以

私見人之賢汲汲然引進惟恐不及立
朝三十餘年廉正守道恒如一日望之如山岳
不見運動而坐鎮雅俗于聲色貨利澹然絶不
經心博奕奇玩一不畱意事或非禮須臾不苟
處財或非義秋毫不苟受惟讀書著述雖老未
嘗暫廢

像贊　　　大司寇王世貞

孝宗以還寔始風雅而擅經術如公蓋寡迨正

德時厄同白馬公以相歸卒老牖下完爵完身
併以名完匪德之難完福為難俯仰世才寥焉
慨歎

外史傳　　憲副馮時可

武廟時韓司徒為嚆矢公以身機焉及司徒斥
公以人望特簡士戴為標
國倚為柱而公森〻昂〻如松挺灌莽如鶴立
鷄群外不示同異內有以陰折其萌亦殫厥心

矣及瑾益肆横滔天不可堤塞公遂介於石不終日以去進如懸曜退如收雲民皆仰之乃其委蛇恬樛畧無启名矜勝柳何深至乃爾昔人謂澹泊明志寧静致遠公所以通神明鏡始泰提綍宇宙節全名立豈非氷心玉壺爲地君子哉公沒而子孫日盛令丞天守禹犨公曾孫也端亮易直獨敦雅素爲民争命遂忤中貴落其官蓋公風類云

名公筆記終